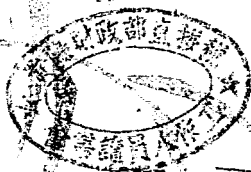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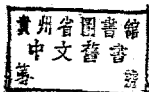
清風明月

趙法同

長



J
102123
40



劇 幕 五

月 明 風 清

著 閱 清 趙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944

自序

這是一齣故事輕鬆而又演出條件簡單的小戲，我沒有意思希望自己的劇本，在都市裏賺錢（？）；我只想讓自己的劇本，能普遍適用於前後方的鄉鎮各角落，多收幾一些教育的效果，精神上使我有個滿足。

但是有人罵我，說我在標題上太着眼于「生並解」，而缺了些風、花、雪、月的名字。這，我並不生氣，倒覺得可笑。那位先生曾在舉例說明中口把「桃李春風」列為一個範疇；大概他的理解，「桃李」就是花，「春風」就是愛情的象徵；天曉得！如果他不熟悉這本詩的話，怎麼會連「桃李春風」的意義都不明白？這未免淺薄得可笑抑癡可憐！我不忍家批評辯護，但爲了這一次我又用了「清風明月」四個字，說不定又要挨罵，不得不申明一下。這一次雖說「風」並有了，「月」也有了，很夠「鶯鶯蝴蝶」派的嫌疑，可是在劇本的對白裏已經交代了，就是：我用了蘇東坡的「赤壁賦」中原

句：「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這樣，好像那位先生不至于再度曲解，冤枉又寫了一篇「論劇名」的文章。

其次爲了經濟上及時間上的節省，我採取了一景多幕的方式。這樣也許使觀衆感到厭倦，但演出就便利得多了。不過如果運用得自然，或者反而能夠貫徹觀衆的情緒，因爲常常換景，是會化費得多時間而破壞觀衆情緒的。

同時人物也很少，在這幾個不典型的性格裏面，我自己覺得以周桂蘭演得最成功，其餘只是夠明媚，而不夠深度。這一點，只有等待導演先生去補救。

關於題材，是從一個朋友那裏聽到的，據說很真實，我也希望很真實，因爲今天，是需要這位淡泊如「清風」，高潔似「明月」的政治家，來開闢一條光明的建國之路！

最後，僅以此書獻給一個十年相處，患難與共的老朋友，因爲文玉這個角色，就是以她爲型寫出的。她是一個心地良善，性格軟弱的人。她也有意志，而且很堅強；只

可惜太缺乏理智的原故；常常爲感情捉弄，受了不少的折磨與驚嚇！她一生與痛苦掙扎，但她始終沒有解脫痛苦的鎖鍊！痛苦好像一個連環，她摔出了這個圈，又墮入了那個圈！她現在常常想：是不是可以安諸天命了呢？不！時代告訴她：真理總會有一天抬頭；世界革命總會有一天消滅所有殘酷不仁，橫強霸道的魔鬼！無論任何黑暗勢力；尤其是男性中心社會的封建餘毒；都會有一天輪到總崩潰！所以，被壓迫；被欺凌的人們；還應當繼續鼓起勇氣去奮鬥！爲真正的自由平等而奮鬥！正如劇中人文玉說：『我絕不甘心就這樣滅亡，我還要和現實抗鬥，直到我最後的一息停止。』

清園，三三，五，二七，序於重慶

自

序

三

本事

（第一幕）

悲劇發生在北方戰區某城，一個富家之家裏。

這家的主人周雄——爲人賢明，仗義。曾於北伐時代建功立業。因作戰受傷，雙目失明，退休鄉里，從事慈善事業不遺餘力。抗戰後，復捐輸私有財產，救國救民。慷慨之風，全縣感戴。

有子同大成——雖受高等教育，而頭腦昏庸。不圖上進，日益墮落，既染鴉片之癖，復與妻父馬百萬——一個不務正業的地痞流氓，合作經營販毒生意。凡此種種，周雄皆默然瞞而不知。

兒媳蔣文玉——溫柔良善，嫻淑熱情。由於周雄的撮合，嫁與大成。知其有不良嗜好，警戒一再，俱無效果。失望之餘，唯寄身心於救苦工作，同時幫助周雄辦理公益事

棄。故周雄愛之如己出，倚之如耳目。

某日，文玉將大成之聘許藏匿，大成甚爲不滿，於是互相爭吵。文玉忍無可忍，提出離婚。大成竟然同意。文玉想據實告於周雄，周雄不願離開文玉，寧肯捨棄不孝之子，而隨文玉同去。

時百濟忽來報：本縣縣長更換，新任縣長乃重慶殺校之優秀青年，名方志萬——忠貞耿直，操守清廉。倘最近所販之毒品，被其查出，必不能通融。大成爲之焦慮。

（第二幕）

毒品既到，縣府稽查人員以情可疑，除扣留毒品外，並拘押百萬爲質。

大成知志萬乃文玉昔日同學，爲救聯絡，乃假名還面，謝之至家。一面向周雄稱稱：於前陷區運來藥材貨物，懇周雄說情，以期發還。

志高與文玉昔年之極相愛，後以人事變遷，斷絕音訊，彼此遂皆不知去向。今久別重逢，皆大歡喜；暢談之下，偶悉文玉這週欠佳；深表同情，但已不能實跡於好矣。

周雄爲大成豪霸，不知所經營之底細。欲使其條過自新，乃商於志高，請爲幫忙。志高敬佩周雄爲人，允予設法。孰料適衛兵來捕大成，蓋已驗明毒品真象，所謂藥材「益母膏」者，乃鴉片偽裝。志高不得不依法辦理，周雄深明大義，亦不強其所難。

（第三節）

大成入獄後，地方人士紛紛遞呈保狀，志高因案情重大，不敢作主，遂請示於省政廳。

百萬爲欲洗脫自身之罪，供出大成已往販毒經過，並說明前任縣長因受賄，故而未加追究。志高一面即予檢獲百萬，一面呈請上級通緝前任貪贓枉法之縣長。

成自知犯多吉少，乃向文玉索去四十萬之贖款交契，並萬元獎幣，用賄賂賄志高，以重買得活命。但志高不受，原條交還文玉，曰：「苟非吾之所存，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文玉深爲感竊，雖亦悲憫大成之將逝，猶爲志高之清風也！

本

事

四

省政府回電到，若志高斟酌處置。志高以證據確實，國法難容，於是決定判以死刑。

周雄悲痛之餘，以家產五分之一，救濟河南難民；五分之一，委託志高創設孤兒院，收養流亡無父母的孩子；五分之一留作自己養老之需。最後則倩文王旅行戰地，聊遣愁懷。

行前，甫聞槍聲驟然，蓋即大成正法之時也！周雄老淚滂沱，黯然離開留守十餘年之家！

第一幕

時：三十三年前夏天

地：北方戰區某城

人：周大成——三十歲左右。利慾薰心，不務正業；既染鴉片私嗜，復專販毒貿易。性暴躁。雖曾受高等教育，而缺乏思想。昏庸墮落，無以復加。體格亦壞，枯瘦不堪。（簡稱成）

蕭文玉——二十七八歲。誤與大成結婚，造成失足之恨。無以自慰，唯寄身於教書工作。性溫柔嫺靜。胸有成竹；意志堅強。美而稍呈憔悴。（簡稱文）

周雄——五十多歲。大成父。北伐時代之老英雄。雙目因作戰受傷而盲，遂退休還鄉，不問政事。但極熱心社會慈善事業，頗以家產積蓄捐輸國家。性豪爽仗義。雖鬚髮斑白，而體格猶健。（簡稱雄）

清 風 明 月

馬百萬——四十多歲。爲周雄妻兄。卑鄙險詐，地痞流氓之輩。面黃肌瘦，顯然亦

係癮君子。（簡釋焉）

楊萬奎——四十多歲。周雄舊部，現隨伴爲僕。忠厚老實。（簡釋焉）

景：周家客廳。左有門通周雄書房。右有門通大成臥室。中爲大格扇出入之門，門外走廊，花草可見。室內陳設富麗，但古色古香，不似大雅。左置方桌，兩旁有椅。右置雙頭雕花條几，兩旁有凳。出入門左右側置花盆架。左壁懸字畫。右壁裝有搖式電話機。

幕：大成自右門出，連連伸懶腰，打哈欠。看了看室內無人，坐立不安，抓耳搔頭，顯然有不可隱忍的痛苦在作怪。

成：（着長綢夾袍，黑緞鞋。舉袖地叫着。）老楊！老楊！他媽的，人都死絕啦嗎！（怒不可遏地一腳踢翻凳子，再舉手欲摔茶杯。）

楊：（着短褲褂。自出入門裝上。連忙接過大成手中茶杯。）什麼事？少爺！

成：（忿忿地。）你上那兒去了？我叫了這麼半天，你都沒聽見？

楊：我陪老爺在花園裏散步。您才起來嗎？老爺，是不是要吃東西？

成：我不是要吃東西，我要抽煙！

楊：噢！噢！（以香煙遞上。）

成：（遞香煙揉碎扔掉。厲聲地。）我要抽大煙！聽見沒有？抽大煙！

楊：（制止地。）噤！小聲點。老爺！您的大煙不是在您自己的房間裏嗎？

成：混賬！沒有啦。少奶奶呢？

楊：到學校上課去啦。

成：上課！上課！成天就是上課！她媽的，一定又是她媽的鬼。我不管她，她倒管起我

來啦！老楊，去把她找回來。

楊：還早着呢。老爺！

成：（氣）叫你去把她找回來。聽見沒有？

楊：要是，

說：（急）「要是」什麼？告訴你，不管怎麼樣，都得把她找回來。

楊：要是她還沒有下獄呢？

成：廢話！沒有下獄也得回來，就說我少爺有要緊的事，非回來不可。（說罷又向右

門）

楊：是！（下）

楊：（看長布袍上。驚慌地。）大成！大成！

成：（止步轉身。）噢，舅舅來啦！

楊：告訴你，大成，縣長換了，我們的貨還沒有到。聽說新任縣長是一個硬傢伙，要是

給他查出來，可不是玩的。

成：貨不是早往裏發運到老河口了嗎？怎麼現在還沒有轉來呢？（坐）

楊：說的是呀！如今我們只有趕快想法子先聯絡新任縣長；不然，出了漏子可吃不消。

成：法子，有什麼法子？只有想像賄賂王縣長那樣，送點餽給新縣長好了。

馬：如果他不吃這一套怎麼辦？

成：試着應吧，這年頭，我敢說沒有人不愛錢的。一個縣長不找「外快」，保證也一樣吃不飽。我現在手裏還有兩萬塊錢，你拿去一萬先買通縣長底下的人。另外我再想法子去賄賂縣長。（從懷裏取鈔票給他。）

馬：好吧！就照你的計劃作。（接錢置入懷中。）

成：王縣長已經交代了嗎？

馬：按說這段天正該交代，明天新縣長就上任了。（舉）

成：你知道這個新縣長的交際嗎？

馬：不大清楚。聽說是一個年青人，是重慶選拔出來的優秀份子。叫什麼——（想）媽的，又把名字給忘了。（思索少頃。）哦！記起來了，叫方，方志高！（喜極不禁大聲喊出。）

文：（帶藍色襪袖上。吃訝地。）方志高！在哪裏？（巡視室內。）

馬：（真明其妙。）怎麼，你認識他嗎？

文：老同學。（向大成）是不是他來找過我？

成：（氣沖沖地）不是他找你，少奶奶！是我找你！

文：我聽見你們提他的名字，以為是他來了。可是又覺得奇怪的很，他怎麼會忽然到這裏來，而且知道我住的地方呢？原來是一個誤會。（向大成）那麼，你找我要幹什麼？大成！

成：當然有事。我問你，你把我的烟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文：你自己的東西，你自己放的，我哪裏曉得。（說罷欲向方門下。）

成：（兇兇地攔住。）胡說！明明白白昨天晚上我把煙好的廿多個烟泡子，放在烟盤裏，怎麼今早上就不見了呢？

文：（坐下。）冷地地）我也不知道。

成：你不知道？屋裏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快去給我拿出來！
文：不拿出來怎麼樣？

成：不拿出來不行。老實告訴你，我的事你要少管。你自己成天價不在家，倒好意思干涉我的行為！

文：（氣）我不在家，我是教書去啦！你在家，請問，你在家幹些什麼啦？抽鴉片！抽鴉片！一個年青人不務正業，成天躲在家裏抽鴉片，虧了你還受過高等教育呢！
成：（怒）呸！你教教訓我？（撲過去欲打。）

馬：（忙攔住大成。）幹什麼？幹什麼？（向文玉）我勸文玉，你就給他拿出來得啦！這玩意兒不抽上則已，一抽上真難戒；要戒，也得慢慢抽來；馬上總是辦不到的。這是我的經驗，所以我懂得他的苦衷。

文：我勸他戒，也不止一次了，他不但戒，而且還越來越厲害；整夜都不熄燈，這樣下去，不是要變成一個大烟鬼了嗎？再說，家境不好，也經不起這麼敗壞。（走過）

清風明月

一邊去。)

成：我敗壞的是姓周的家財，又沒有敗壞你姓趙的家財，關你什麼事？說，關你什麼事？文：可是，你也該想一想，這家財是哪兒來的？是你的祖上幾代，辛辛苦苦地經營，才傳下來的。你再想一想，你的父親是怎麼賄的？是流血革命賄的！雖然，他殘廢了；但他還在熱心地幹着慈善事業。而你，你不知道安家立業，更不知道承繼你父親的志願，救國救民。你，你對得起你的祖宗，和你的父親嗎？你的良心到哪兒去了？(言下不勝憤慨。)

成：(無動于中。)我不是正在同舅父合夥做生意麼？不出兩個月，周大成保險發財給你們看。

：對！我們正在做生意，大成本來是大學商科畢業的，這一次一定能成功。不幾天就要從老河口運到一批貨，這批貨準能賺不少錢。文玉，你放心吧了，有舅舅周大成在一起，保險不會出岔兒。

于抽成：至煩，因為我苦悶；我無聊；呆在這個鬼地方，電影沒有；戲劇也沒有；回到家裏，你成天在學校；老頭子又是瞎漢人，精神連半點寄托都沒有，當然，我只好抽煙！（理直氣壯）

文：（冷笑）嘻嘻！真會替自己辯護，你苦悶；你無聊；你為什麼不出去工作？工作難道不可以寄託你的精神麼？

成：不是老頭子叫我守在他的身邊嗎？

文：爸爸是不贊成你出遠門，可是本城也可以找點事幹呀！

成：你叫我當公務員？告訴你，少奶奶！我有我的身份，我受不了那份洋罪！（首次不屑地走開去。）

文：噢，當公務員還沒了你的身份；作生意，發國難財就提高了你的身份；那麼，讀書不也是很好的消遣方法嗎？

成：哼！看書！看書只能增加煩痛！不信，你去書店瞧瞧，左一本抗戰，右一本救國的

，這些個書，我寧肯苦悶死，也不要看。

文：（翻刺地）噯！我又忘了你是不抗戰，不救國的人啦！

成：（羞惱）「抗戰救國」！「抗戰救國」！成天價嘖吧理喊著抗戰救國；紙上寫著抗

戰救國；可是打了這許多年啦，勝利了沒有？復興了沒有？盡會嘔高調！

文：抗戰終會勝利，民族終會復興的，不過我們爭取的是最後，不是現在！

成：好宣傳員呀！那麼你能夠担保嗎？

文：（堅定地）我能夠，不！所有有血性的中國人都能夠担保！

成：好！我就是沒有血性的人！我偏不抗戰，偏不救國，看你能把我怎麼樣？（氣忿忿

地坐下。）

文：我還能把你怎麼樣？你是大少爺；你是這一家子的皇上；你既太陽打西邊出來，沒

人敢說是打東邊出來；你要當強盜，也沒人敢攔住你。

成：那麼，你幹嗎還干涉我抽煙！

文：要我干涉你也可以，等我們把離婚手續辦好以後再講。（走向出門。）

馬：（驚）什麼？你要同大成離婚？

文：（轉身）是的，舅舅！我不能再同這種自暴自棄的人過下去啦！我有我的前途，我不能陪着他墮落。

成：離婚就離婚！只要有錢，還怕娶不到一個老婆？哼！

馬：大成！大成！還沒有起來嗎？

馬：（慌）你爸爸來啦！我不見他，我再去打聽打聽貨物的消息。

成：（高聲）起來啦！爸爸！（向馬低聲）好，你先去大我睡來。

馬：最好你還是想法子同新縣長聯絡感情，剛才文玉不是說她認識新縣長的嗎？你也可以利用一下這個關係呀！（說罷匆匆而下。）

成：（走向文）好啦！好啦！開開恩，告訴我現在什麼地方？等會兒爸爸出來了，又脫不開身啦！（連連打哈欠。）

清風明月

文：在梳妝台的抽屜裏。不過，話要講明白，我們必須在最近期間辦完離婚手續。

成：回頭再談！（匆匆欲去。）

文：（拉住他）一言爲定，不許反悔！

成：（急）罵哪個王八旦反悔！離了婚我還自由些！（走向右門。）

雄：（推短髮，持手杖。自左門上。）誰？誰要離婚？大成！

成：（不得已止步趨前。）說着玩的，爸爸！

雄：（坐）文玉，是不是你們又吵架了？告訴我！爲什麼？

文：（欲有所云）爸爸！

成：（急示意制止。）

文：（走過去。隱忍地，）沒有什麼。爸爸！

雄：（摸文的手，慈愛地，）不要騙我，文玉！我知道你心裏的委屈。雖然我每次問你

你都不講，雖然我的眼睛，看不見你的臉色，但我從你的嗓音裏，聽得出你的不諱。

快；從你的手上，也擠得出你一天天在消瘦！文玉，不要把一切事情都瞞着我，固然你的孝心是怕我生氣，怕我傷心。可是，我自己的兒子，我知道的很清楚，假如你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也許比較瞞着我好。文玉，好孩子！快說實話，他作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是不是還是整天不回家？說！是不是？

成：沒的事，爸爸！我很少出去。

雄：（嚴厲地）胡說！你欺負我不見，可是我並不變；我天天聽到你夜深才回來，中午才起床；這，難道是我說謊嗎？不成器的東西！我像你這樣的年紀，已經帶了兵，當了連長啦！

成：我也可以去打仗呀！但是你又要我留在這裏。

雄：混蛋！難道除了打仗，就不能替國家作點別的事嗎？比如我替你辦個平民補習學校，教給那些無知的人們念書識字；又教你去調查一下這次河南逃出來的農民究竟有多少，我好斟酌情形救濟。這，你全沒作。你，你到底在幹什麼？只知道玩！玩！

文：他還倒不要緊，他——（還未說下去，大成走過來狠狠地在她腕上推了一把，文玉不覺負痛大呼。）啊！

雄：（彷彿看見了，顧用手杖打在成的身上。）滾開！說！文玉，說他近來都幹些什麼？

文：（氣憤脫口而出。）他抽大煙！

雄：（驚）什麼？

文：這一個月以來，他學會了抽大煙，我勸他不知道多少次了，他全不聽。今天我把他給他說起來，他還跟我吵鬧，說我不該干涉他的行為。因此，爸爸！我告訴他：要是不干涉可以，那就只有離婚。

成：（怒視文玉）不要聽她的，爸爸！她冤枉我。

文：爸爸不信，請到我的房間去開一開就知道。

雄：（氣得發抖。）好哇！大成，你混來混去，混成一個鴉片煙鬼啦！

成：（又急又怕。）爸爸！

雄：（以杖擊地。）給我跪下來！

成：爸爸！（向後退避。）

雄：（厲聲）還見沒有？給我跪下來！

文：（不安地）爸爸，您這樣生氣，我心裏很不安！

成：（急急地）噢！說的好聽，你不安，你明明是在心裏讓爸爸生氣，你還不安！

雄：不許你對她這樣說話！告訴你，讓我生氣的不是她，是你這個不孝的畜牲！文王，

他跪下沒有？

文：（看看大成，不知所云。）

雄：（站起來舉杖向大成打去。）我把你這個逆子！我，我非打死你不可！（杖聲落空）

。

成：（急跑開。）

清 風 朗 月

雄：（退）不許走！聽見沒有？不許走！（亂打起來。）

文：（扶雄制止。）爸爸，我告訴您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夠瞭解我這隱忍了許久的痛苦，替我把這個不幸的婚姻問題解決，讓我好安心地工作。因爲，他不但自己不上進，而且會妨礙我上進。

雄：我明白你的意思，文玉！現在讓我先來教訓教訓他。（說罷舉杖再擊。）大成，你，你給我過來！

文：爸爸，您看不見，您打不到他的。（扶他坐下。）

雄：（傷心）是的，我看不見！正因爲我看不見，所以連我自己的兒子都要欺負我。文玉，回想二十年前我是一條好漢，我管着幾千弟兄；我在革命的戰場上指揮他們！而今天，今天我變成了一個膽子；我連兒子都管不了啦；我被困在黑暗的地獄裏！（老淚滂沱。）文玉！要緊，我同你一道走！我不能沒有你，你就是我的眼睛！哪怕是再到火線上，只要告訴我敵人的方向，我可以照著你的指示去射擊。即使是

鄉餘陷陣，我也有勇氣？我是軍人，我總要去死在沙場上！文玉，走！馬上帶我走！（站起來。）

成：（感動，扑過來跪下，拉住雄襟。）爸爸！我跪下了！你打吧！你打死我好了！我……
雄：（站起來！）

雄：（舉杖狠狠欲擊，忽又輕懸而下，忿然轉身。）文玉，去！收拾，收拾，我們今天真離開這個家，這個偏僻的家。（向左門走。）

成：（拉住不放。）爸爸！

雄：（站開！我沒有你這種下賤的兒子！）（擺脫。）

雄：（匆匆自出入門上。）大成！大成！（磨擦驚訝。）唉！這是怎麼回事！
雄：（站！）

雄：（忙恭敬趨前。）我，百萬。大哥，怎麼啦！又生氣了！瞧，您還是軍人脾氣！雄：（磨擦地）少說話！我們在備案，你最好有什麼事改天再來。

清風明月

馬：是！是！（急輕輕向大成耳語，面呈驚慌之色。）

成：（大驚站起。）消息是真的嗎？

馬：（看看雄，畏懼地。）低聲點！

成：（拉馬到右邊低聲。）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馬：出去談！出去談！事不宜遲，快呀！

成：（看看雄，不敢走。）可是！

雄：什麼事？百萬！

馬：嘻嘻，沒有什麼！一個朋友在外面等著要看大成。

雄：叫他進來坐好了。

馬：（囁嚅，不知所云。）噢……！

雄：我告訴過你多少次，百萬！叫你少帶大成出去玩，你偏放意開我玩笑。我看你簡直

沒安好心！

馬：（氣）大哥，這是什麼話？我作舅舅的，難道還會把外甥教壞不成？
雄：那可說不定。

成：好吧，舅舅！你快走一步，我就來。（使眼色叫馬快走。）

馬：噢噢，簡直是有點兒老糊塗了！（說罷匆匆下。）

成：（隨後向右門去。）

雄：（似已發覺。）大成，你敢出沒？

成：沒出去，爸爸！（邊跑邊走。）

雄：馬百萬這個傢伙，天生的流氓胚子，以後不許再同他往來。

成：（在屋內答應。）是。爸爸！

雄：他在哪裏？文玉！

文：在房間裏，爸爸！

成：（出來抓茶杯，以手中烟泡置入口中吞之。）

確：百萬到底來幹什麼？

成：商量作生意的事。爸爸！（說着悄悄溜下。）

雄：什麼作生意的事？不許你參加，聽見沒有？大成！（沒有應聲。）大成！（仍無動音，疑。）怎麼？文玉！大成走了嗎？（站起來摸索）

文：走了。爸爸！

雄：（氣）好！好！王八旦能再要這個兒子。文玉，把東西檢點一下，我們也走。

文：爸爸，您歲數大了，不能再出門。至于我同大成離婚，那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我不會因為這忘記您，而且我還要繼續幫您作事，只要您能夠原諒我，不怪罪我，我願意像尊敬我自己的父親那樣，永遠尊敬您！（言次溫柔地扶他坐下。）

雄：不，文玉！我說過，我不能沒有你，你是我的眼睛，有你在我的身邊，我便能夠看見一切。假如你真的離開了我，那麼我也就真的變成了瞎子！不過，文玉，你放心！我絕不會連累你，讓你陪着我這個不是地的兒子犧牲你的青春，你的前途。所

以，我讓你走，我也走！既然你願意把我當作你的父親一樣看待，我更願意把你當作我的女兒一樣看待！雖然我是一個老粗，但我也在陸軍大學念過幾年書，所以對於人情世故也還懂得一點。文玉，用不着顧慮許多，當初我叫你們結的婚，現在就再作主讓你們離婚！

文：（感動地）爸爸！

雄：唉，昨天我給你的兩萬塊錢，叫你捐到難民救濟委員會納，送去沒有？

文：還沒有，因為昨天是星期日，他們不辦公，我預備今天下午再送，現在我就去。（說罷走向右門。）

雄：（想了想。）不，你把錢拿出來，我想只捐一萬，留一萬作我們的賄費，我們好到西安去。那裏有我的老同事王軍長，我們同去找他，然後再讓他派我們到前線去。（很興奮的神氣。）唉！已經有十年沒有出過門了，也該出去散散心啦！

文：好的。（向右門下。）

清 風 朗 月

雄：楊鴻奎！楊鴻奎！

楊：（上）老爺！

雄：去打聽打聽今天有沒有往西安的車子？

楊：（詫異）老爺，誰去西安？

雄：我去，少奶奶也去。

楊：（更莫明其妙。）老爺，您去西安幹嗎？

雄：找王軍長。記得不？從前在我的部下當過連長的那個王慶？

楊：（思忖少頃）記得！記得！怎麼，他現在當了軍長啦？

雄：可不是。要是不瞎，我現在也當了司令長官啦。唉！

楊：那麼，老爺您去多久回來呢？

雄：不回來，永遠不回來。

楊：爲什麼？

雄：我還要打仗，打仗的事誰知道死活呢？大丈夫沙場爲家，這個亂世年似的家，我還是膩了，我也該離開了，

楊：（半信半疑。）老爺，您是跟我開玩笑吧？

雄：（正顏）胡說，我從來不講假話。快去！

楊：那麼，老爺！您真的去，我也要去！我伺候了老爺。二十多年，我不能再離開你。雄：你不怕前方危險嗎？

楊：老爺，您忘了我原先也是當兵的出身嗎？

雄：（不禁笑了。）對！你還是一個少尉排長呢！好，我們一道再去從軍！再去從軍！文：（驚惶失色地匆匆上。）爸爸！

雄：嘿，文玉！我們又多了一個旅伴，楊海奎也要跟我們去前方。

文：（向楊）老楊，我的箱子誰打開的？

楊：不知道呀！

清風明月

三

文：有什麼人到我屋裏去過嗎？

楊：也不知道呀！

雄：怎麼？文玉！丟了東西嗎？

文：爸爸，那兩萬塊錢不見了。我記的清清楚楚，是放在箱子裏的，可是鎖扭開了，什

麼東西也沒有丟，只有錢丟啦！

雄：（想了想）一定又是大成幹的！一定又是大成幹的！

文：也許是的。因為只有他在屋裏。

雄：（氣）楊清奎！

楊：有！（得意忘形地恢復了軍人姿態，作立正狀。）

雄：快去把少爺找回來！

楊：是！（立正敬禮後下。）

雄：（以杖擊地。）簡直氣死人！簡直氣死人！

第二幕

時：第二天

地：同第一幕

人：方志高

三十三歲上下。英俊健壯。精明能幹。少年爲官，廉潔忠貞，性強硬耿直，坦白熱情。乃文玉同學。（鋪釋方）

周大成

周雄

蕭文玉

楊鴻奎

衛兵

景：同第一幕

清 風 明 月

幕：周雄往後自由入門上，提筆走向左門。

雄：（邊走邊唱）大成！大成！

成：來啦！爸爸！（自右門上，連打哈欠。又忙以杯中水漱口，因恐雄嗅出烟味。）

雄：昨晚上怎麼又回來這麼遲？

成：沒有哇，爸爸！我回來的挺早。

雄：胡說！你簡直處處欺負我瞎！昨晚我同文玉在這裏聊天到十二點，你還沒有回

來。幹嗎去啦？

成：辦一件要緊的事去啦。

雄：什麼要緊的事？

成：我同舅舅作生意的事。

雄：（氣）舅舅，舅舅，你不知道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嗎？告訴過你多少次了，不讓

你同他在一起，你偏不聽。你簡直眼裏就沒有我這個老子！跟你說什麼，好象耳邊

風，左耳朵進去，右耳朵出來。（頓）作生意，作什麼生意？

成：（稍一思索。）爸爸！我不是跟您說過嗎？我同舅舅合夥作藥材生意，因為舅舅是醫生。

雄：（不等他說完。）你舅舅是醫生，誰說的？啊！誰說的？

成：他自己說的，他是婦科專家。他想在這裏開診所，所以，我們從老河口販來了很多的益母膏，他說，益母膏在這裏可以賺個對利。而且還可以批發到西安，成都去賣。

雄：他是婦科專家？他開診所？他什麼時候學過醫來看？他想拿人命開玩笑嘛！他，他簡直瘋了！瘋了！

成：是真的。爸爸！他確實會治女人的病。益母膏就是這個用處。可是昨天好不容易從老河口運了過來，却給縣政府的稽查隊當作違禁品扣留了。而且還把舅舅也押起來啦。我就是爲了這件事出去奔走，忙了一個晚上。今天我又去請了前任縣長到鎮上

家來，我想直接向他說說人情。等會兒他到了，您總要從旁央告一下才好。因為他是本地有名的紳士，他不能不買您的賬！

雄：（氣）住口！我不要聽你這樣胡說八道。益母膏怎麼會當作了違禁品？你舅舅沒犯法，怎麼會被稽查隊抓去了？抓去，就讓他抓去好啦，於你什麼相干。

敏：（急）聽，爸爸！我不是說過嗎？他作生意，有我的股份，他倒毒，也就是我倒毒。所以，爸爸！您只算幫我的忙，在縣長面前說幾句好話，爸爸！（懇求）

雄：（嘆氣）這半年以來，你用了我不少的錢，一點陳糧，也都快給你賣光了。昨天又把錢，換給改玉送到難民救濟委員會去的兩萬塊錢也偷去啦。你，你染上了不正當的嗜好，好，你改過，還不正當的賣賣，你也該摸摸你的良心，對得起國家民族；對得起祖宗和後嗎？（首下激昂沉痛。）現在，我也不願意同你多講廢話了，我決定離開這個家，帶走文玉呢。我作主，着你們離婚。此後，你可以不再顧慮我這個障礙，你可以想你所欲，做你所為，不過，那筆款子，你必須還給我，因為我要用牠作路費。

起來向左右走開幾地。○聽見沒有？快去把錢拿給我！

成：（爸爸！錢）我已經用去一萬了，剩下這一萬，我還要拿他去送給縣長呢！

雄：（還！縣長是你隨便可以賄賂的嗎？你以為縣長也不怕國法嗎？簡直是混蛋！混蛋！

（以攻擊地）好啦！好啦！算我周雄前世造孽，今生養出你這個不爭氣的兒子！○

觀罷忿忿向左右走。）

楊：（匆匆上。）少爺，有一位方志高先生來會少奶奶！這是他的名片。○（遞名片給

成）

成：（驚喜）噢，是新任縣長來啦！怎麼。他一個人嗎？老楊！

楊：是的，少爺！他這一個隨從都沒有帶。

（楊請客，快扶我到書房去。怎麼縣長找文玉幹嗎？

成：（攔住雄懇求。）是我們用文玉的名義請他來的，因為他們是老同學。爸爸，您！

雄：（厲聲）就是省主席來了，我也不能爲着我不長進的兒子，去奉迎他。○（拔步

去。)

方：(看西裝，立於出入門外。)請問這裏有一位蕭文玉女士嗎？(並不走進，只輕輕敲門。)

成：(忙去開門迎接。)(噢，請進來坐！方縣長！文玉還沒有下課，大概就要回來了。)(向左門喊)老楊！老楊！

楊：(上)來啦，少爺！

成：倒茶！拿烟！

楊：是！(先遞烟)

方：謝謝！不會。(坐)

楊：(再倒茶，然後下)

方：(向室內巡視)過後，向大成。)(請問先生貴姓？)(用疑問的眼光看他。)(成：鄙人周大成。文玉是內子。聽說方縣長是他的老同學，真是三生有幸！

方：（臉色稍變，但旋復鎮靜。）是的，我們將近八年沒有見面了，所以今天特意來看看她。請問周先生，她在什麼地方教書？

成：她在本地縣立中學教書。方縣長還沒有去參觀過嗎？

方：還沒有。剛到貴縣不久，一切都還生疏的很。

成：噢，久仰縣長學識豐富，道德高深，本地有了您這樣賢明的長官，真是百姓的幸福！

方：周先生的誇獎。我此次到貴縣服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憑良心而待人；本法紀而處事。以後還要請您多多的幫忙才好。

成：兄弟對政治外行。就是家父，雖然北伐時代曾經參加革命，爲官多年，可是後來因爲軍中受傷，雙目失明，也從此很久不問政事了。不過，他對於抗戰建國工作，却一直都很熱心。尤其對於社會慈善事業，比如救濟河南難民，他就先後捐了數十萬元。還有本縣的孤兒院，他也是創辦人之一。

清風明月

方：（驚喜）哦，令尊就是馬雄老將軍嗎？

成：（得意）不錯！正是家父。

方：好極了。我一到這裏，就聽見大家談起馬老將軍，我正要拜訪他，現在可不可以就

去請您帶我去見他呢？（站起來。）

成：請父親在這園裡坐，縣長請少等一等，我去請他老人家來。

方：（點頭）好的。

成：（向出入門下）

方：（觀察半盤，已不似先前那麼蒼老了。）

方：（自出入門上。見方背身，詫異。）誰？

方：（回頭，驚喜。）噢，不認識了嗎？文玉！（向前走幾步。）

文：你，你是志高？（趨前與之熱烈握手。）

方：不錯，文玉！是你的老同學，老朋友，方志高！

文：（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呢？昨天才聽說你作了本地的縣長。）

方：（說）不是你寫信叫我來的嗎？

文：（詫異）我寫信叫你來的？

方：怎麼？你忘啦？

文：（想了想，有所悟，忙支吾回答）噢！快坐下來談談，我們有八年不見面了。八年前的變化，真大！你，如今變成了一個有名望；有地位的政治家；我，如今變成了一個一無所有，而且無用的少奶奶。噢，志高！假如不是你來找我，恐怕我是不會有勇氣再去找你的。（言下不勝感慨。）

方：（說這話，你簡直是在罵我，文玉！你以為我是一個貪名利的官僚嗎？不，我沒有這意思。）（想）我不過是想借這個機會，作點有益於抗戰建國的事業罷了。本來，過去也有當縣長的人，常常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不惜採取任何卑鄙殘酷的手段，剝削民脂民膏，以求其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但，文玉，相信我絕不是這種無恥之輩，相

反地，我要運用這點政治權威；來改良社會；保衛人民。我寧肯爲正義真理而死；不能爲名利而出賣靈魂！

文：（驚喜）我相信你，志高！你還是八年前的一個純潔；忠厚；熱誠；剛強的青年。

方：哦！文玉！告訴我，爲什麼畢了業連封信都不給我？結了婚，也不通知一聲。是怕我送不起一份禮呢？還是怕我爲你的幸福而嫉妒？

文：（猶豫）不要問這些，志高！把從前的我，當她已經死了；現在的我；是你新認識的——一個陌生的人！

方：爲什麼。文玉！如果八年前的你，果真死了；那麼八年後的我，也不會又跑到這裏來。因爲，我沒有興趣認識一個陌生人。

文：志高，你一定要我向你懺悔嗎？好吧！也許我們又要分別八年，那麼現在，就讓我先清算一下過去八年的舊賬吧！（頓）大學畢業以後，我就回到河南家鄉服務，抗戰發生，故鄉淪陷，我又在敵方輾轉工作。三年前，流落到了這個地方，遇見一位

富有愛國精神。冒著老英雄，我敬愛他，幫助他工作，他喜歡我，就讓我和他的兒子結了婚！在當時，我承認我是一時感情的衝動，造成了這不幸的今天。雖然他的兒子並不值得我爲他犧牲；然而爲了老人家的原故；我也不暇再去考慮自己的幸福問題。同時，對於一個已經隔離太遠的影子，深深感到了渺茫的悲哀！我不敢相信他還在愛着我，甚至還在愛着我！抗戰的烽火，把一切都毀滅了，誰知道「影子」不也一樣消失了呢？所以，我就糊里糊塗地解決了自己，儘管我底心依然紀念着我的影子，但，也只是「紀念」而已！（痛苦！悲戚！）

方：（一直在難過中。）只要你幸福，就是忘了他，也應該不過，你要知道影子究竟是影子；雖然他飄忽不可捉摸，但除非你死去，它是不會跟着你消失，否則，他是始終追隨着你，默然着你的。文玉，你懂嗎？

文：呵，不，不，我不要他再追隨我；再默戀我了；我要他忘記我！聽見了嗎？志高，忘記我！

方：（緊握她）忘記不忘記，那是我自己的事。不過假如你很幸福的話，我倒希望你能夠忘記我。因為我不願意你因我而被到煩惱！

文：讓我們彼此都忘記吧，只算它是一場夢。

方：是的，一場短短的夢！

文：現在，我又要離開你了，恐怕是命運註定的吧，我們將永遠不會在一起的。（走開去。）

方：你預備到哪兒去？

文：到前方去

方：是同你的丈夫嗎？

文：不，同我的公公。

方：就是那位老將軍嗎？

文：是的。他還要回到沙場去過戰鬥的生活，可是他不能沒有我，因為我就是他的靈魂。

贈。

方：他的兒子爲什麼不幫助他？

文：因爲他的兒子不需要父親和妻子；需要的是發財和享樂。

方：（有所領悟。）這麼說，兒子並不像父親那樣英雄，偉大？

文：是的。要不然老人家也不會這麼大歲數啦，還要離開家，而且永遠不再回來。（言

下戚然。）

方：那麼你呢？你也打算這樣嗎？

文：（點頭）自然，我也打算這樣。上次，是由于他的撮合，我們結婚；這次，又將由

他主張，我們離婚。

方：（詫異）他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過錯，使你們這樣的失望呢？

文：不要再問下去，志高，以後你自然會明白的。記得以前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常常談

論關於人生哲學的問題。我總是說：一個人有理想，就是幸福；現在，紙張告拆

我，不是這樣；唯獨一個人有了理想，才不幸；因為理想終歸是理想，而你生活在現實裏，現實是永遠不會叫你滿意的，那麼你就只有痛苦；煩惱；我，雖然不會厭世；但我的心，已經冷了一大半。我對一切都不再像往日那樣有興起，好像一架機器，失了重要關節的鑼絲釘；從此，鬆弛下來了！志高，說這些話，我自己也覺得慚愧！好在你是我的老朋友，你會了解我的。

方：可是，我不願意你這樣。我希望你恢復你以往的生命力，把那失落的鑼絲釘再找回來；讓那機器，仍然成為有用的工具；不為別的，爲了國家民族還需要牠貢獻。所以，文玉！牠是也不能夠「鬆弛」下去的。況且，你這年青，你的前途還遠大的很！（說着熱情地把握她兩肩。）

文：（輕輕地跳開些。）是的，也正爲了國家民族，我才能夠遺活在這個世界上！雖然，機器不再是健全的了，但廢物不是也可以利用的嗎？（苦笑）所以，志高，我也樂意同公公到前方去工作，這樣總算我沒有白活著。

方：（痛苦地坐下，掉頭不語。）……

文：（過來溫情地撫摸他的頭。）不要爲我難過，志高！我並不算太不幸的人；世界上比我更不幸的人，還多的很；他們才需要你的同情，你的幫助。

方：（感然）我想不到，我想不到一個八年不見的老朋友，如今會變成這種樣子！

文：有什麼稀奇？上帝造人，就是要他從生下來，變到死去！

過！

文：天下幸運的，不一定都是聰明與良善的人；就像聰明與良善的人，不一定都是幸運的；是一樣。但是你放心，我絕不甘于就這樣下去，我還要和現實奮鬥，直到我的最後一息停止。

（外面傳來周維與大成的說話聲。方爲文玉連忙站起來。）

文：（向方）他們來了。（說罷走向門外迎接。）

清 風 明 月

三九

雄：（邊走邊嘆。）我跟你再說一話，我不能爲你們的事，去向人家求情。（止步在門外。）

成：（着急）爸爸！（強扶雄走遠。）

雄：（不得已走進來。）你不是不知道，我看不見，我不願意見客。

方：（趨前，謙恭地。）您就是周老將軍嗎？

成：（奉迎，諂媚地。）是的。縣長！家父因爲雙目失明，本來一向不會客的，因爲聽說

縣長駕到，所以特地破例。

方：對不起！驚動老將軍了。

雄：縣長請坐，原諒我招待不週。（坐）

方：不客氣。老將軍！（坐雄旁。）

雄：噢，文玉！聽說你和縣長是同學？

文：是的。爸爸！方先生是我從中學到大學的同学。他是一位熱誠忠勇的青年；他這次

我這裏來，不是來作官的；是來爲人民謀福利的。所以，請爸爸不要把他當作一般的官僚看待。

方：蕭女士的話很對，請老將軍不要把我當作一般的官僚看待；要把我當作一個後學晚輩看待；希望您多給我一些珍貴的指示；多給我一些有力的幫助。雖然我沒有什麼才能，但是我有一顆純潔熱誠的心，一個向上進取的志願。久仰老將軍爲人慷慨好義；在地方上作了不少的慈善事業；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很大的貢獻。所以早就想來拜訪傾教，可是因爲初到貴縣，人地生疏；也不知道老將軍住在什麼地方；今天不巧而遇，真是僥倖的很。

方：不敢當！現在挽救國家，改革社會，都要靠你們年青人的努力了。像我這樣又老又窮的殘廢人，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我不能夠作什麼有聲有色的事了，但是當個灰線還可以。方縣長！您說是不是？

方：（不知道如何答覆才好，良久很感慟地。）不過我想，國家需要借重老將軍的地方還

很多，所以，我希望老病與健康；長壽！不必因為您的雙目失明，就灰心，您依舊；同情人民的痛苦；就像您已經看見了一切。社會上，有不少的人，雖然睜着眼睛，其實連瞎子都不如；那才真該送去當盲灰，因為他們只知道禍國殃民，並不能救國救民。

雄：（喜）唉！我家裏就現有這種人。承您的開導，我這應當再活下去？（環顧週圍，得意的笑着。）

方：當然。而且應當永遠活下去！

雄：是嗎？文玉！

文：是的。爸爸！您應該爲救國救民，而活下去！

雄：大成！你也是這樣想嗎？

成：（聽着他們講話，羞愧無地自容，及聞雄詢尤窘。）我也是這樣想。爸爸！

雄：那麼很好！以後，你也該睜開你的眼睛了；讓方縣長領導你，走上一條光明的路！

不要學那些瞎子們，永遠摸索在黑暗的深淵裏！

成：我知道。爸爸，不過關於那批金母膏的事，還得請您同縣長談談。

雄：那麼你從此改過自新了嗎？

成：一定的。爸爸！

雄：好吧。方縣長，原諒我剛剛慫恿，就要麻煩您。

方：老將軍有什麼吩咐。請只管講，只要是我能夠作到的，一定盡力。

雄：就是小兒本來是學商科的，在家閒住無聊，最近同一位舍親叫馬百萬的，合作經營

一種金母膏的藥材生意，這批貨是從老河口運過來的，聽說昨天到了這裏，被了縣

政府的稽查隊當作違禁品扣留，並且還把舍親也拘押起來啦。請您查一查，如果沒

有什麼問題，可不可以就把藥材發還給他們？同時也希望把舍親給放出來。

方：思索少頃，爲難。這件事讓我回去再仔細查問一下，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當然可

以遵照老將軍的意思辦理。

精風 柳月

成：的確，縣長！馬百萬是我的舅父，他是一個婦科醫生，販來的益母膏，是爲了批發到各地去作爲治病用的，絕不是什麼違禁品。

方：我就回去。老將軍先等等消息，有了結果，我馬上會寫信通知您的。（言次站起欲行。）

文：我們家裏有電話。有什麼事打電話好了。

方：好極了。

雄：費神！費神！（也站起。）有工夫，請常到舍下來談談。

方：請留步，老將軍，改天再來拜謁您。（走向出入門。）

楊：（驚慌失色）少爺！少爺！

成：什麼事。這樣驚慌慌的？

楊：外面來了幾個衛兵，說要請少爺到縣政府去一下，因爲那批藥材的案子犯了不小。雄：（驚）什麼？藥材的案子犯了？

方：老將軍先不用着急，讓我問個他們。（向楊）請你去把衛兵叫進來一個。（對衛兵下。）

楊：是！（下）

成：（又驚又怕。）奇怪！

方：周先生，這次販來的藥材，您有沒有親眼看過？

成：（驚）沒……沒有。

雄：大成，這到底是怎樣回事？

成：我……也不知道。

雄：（氣）混蛋！我要你給我講實話！聽見沒有？

方：老將軍，作與周先生也不清楚，還是讓我問明白了再講吧！

（楊帶全副衛兵進來。）

衛：（着軍服上，見方敬禮。）縣長！

清 真 喊 用

滿 鳳 月

陳 左

方：你們來幹什麼？

衛：報告縣長，稽查隊長叫我們來捉拿這裏的周大成。

方：什麼事捉拿他？

衛：因為昨天扣留的一批鴉片膏，已經驗明全是鴉片烟，據馬百勝口供，說主犯是周大成，所以奉令拘捕他去對質。

方：（氣得發抖，厲聲的。）大成！（說不出下面的話就眩暈不支。）

文：（向我佐證。）爸爸！

方：老將軍不要發怒，事已如此，菊花兵權請陳先生同我去縣政府一勸。您心好了，我絕不會虐待他。（向衛）好吧，我們馬上就來，你先回去。

衛：是。（下）

方：（向成）周先生，我們走吧！

成：（忽然跪下，哀求地。）縣長！縣長！請救救我！我父親只有一條兒子，（無聲地

何，求您放了我吧！

方：（忙拉起成。）快起來！問題不在我放不放鬆，而是在案子的輕重如何。假如案子輕，當然我會想法子放你；不過現在還是去一下的好，老將軍以為怎麼樣？

雄：（揮手）去！當然要去！而且無論案子的輕重，都應該辯罪！這是國家的法律，不是您方縣長的法律。作一個裁判者，必須有大公無私的精神！請不要顧慮我，這不是請人憐的事體，我周雄也絕不會糊塗到袒護一個犯法的兒子！（說罷疾步走向左門。）

楊：（急扶雄隨下）

方：那麼，我們走了，趙女士！

成：（知無挽回可能，聲音何出入門下。）

文：（默視成去後，苦笑着）再見，志高！現在你應該相信我的話了吧？
方：但是，我更爲你難過？因爲問題相當嚴重！

清 風 明 月

四八

詩 風 明 月

四八

文：（抱膝地）我曉得。請只管公事公辦好了。

方：（與之握手。）柳老將軍珍重！

文：謝謝你！（送方去後，不禁回身伏桌失聲而哭。）噫！……

——幕——

第二幕

時：半月後

地：同第一二幕

人：周雄

蕭文玉

方志高

楊協奎

李委員——三十多歲，難民救濟委員會委員。（簡稱李）

衛兵

景：同第一二幕

幕：楊協奎提了個籃子自門進來。向左門窺望後，向右門走去。

拂風明月

楊：（低聲）少奶奶！少奶奶！

文：（上）什麼事。老楊！

楊：我剛從少爺那裏回來，他叫我馬上再去一趟，說請您把烟泡子給我帶幾個。

文：（搖頭嘆氣）在這牢裏還要這樣！

楊：沒辦法！沒辦法！這玩意兒一上了癮，就難戒。這兩天又瘦多了，看看怪可憐的。

少奶奶您就多包涵個給他吧！這比飯都要緊。

文：（看上看藍子）這些菜是他要的啊？

楊：是的。

文：你送過去，監牢的看守不會檢查嗎？

楊：不要緊，我有法子送給他。

文：老爺起來了嗎？是不是好一些？

楊：早起來了。我伺候他吃了藥才出去的。看情形，病是沒有什麼，不過精神很不好。

本來麼，他祇只有少爺這一個兒子；再壞，總是他生的；萬一有個什麼好歹；你想他還能不難過呢？無論他嘴裏怎樣罵，我知道他心裏還是愛他的。今天又叫我送給他兩千塊錢。唉！天下作父母的心，都是一樣。

文：少爺呢？他知道老爺爲了他生病嗎？

紹：我告訴他了。他也難過的很。他勸他已經後悔了！假如他這次能夠平安無事的回來，他願意改過自新，好好做人，再不抽煙，作買賣了。

……（感傷地）可惜太晚了！早廿天發信，也不至於弄到這步田地。

少奶奶：既然您同縣長是老同學，您就去潛蹤探訪，請他作與少爺是冤枉的，馬百萬才不是好東西。

文：您不惱，老楊！法律不是人情可以通融的。我昨天還去找過縣長。

楊：（忙問）他怎麼講？

文：他說地方上爲了老爺的關係，很多人還是保狀，請他蒙赦減輕少爺的罪，但是他還

要請示省政府。據說他已經去過電報了，現在還沒有回電。

楊：（但願省政府能夠念在老爺平時的爲人，把少爺救出來。）

文：恐怕很難！

雄：（在房內叫）楊鴻奎！

楊：噢，老爺在叫呢！少奶奶，快去告訴他，說我還沒有回來。

文：（推開左門高聲地）老楊沒有回來。爸爸！有什麼事？我就去！

雄：沒有什麼。

文：（轉身向右走）那麼，我就去把烟拿給你。

楊：（忽然想起什麼，忙追過去。）還有，少奶奶！少爺說，請您把那份東鄉的四十畝田

契也交給我過去。

文：（止步驚異）作什麼？

楊：他說，要看一看。

文：田裏有什麼好看？

楊：也許他有用處，我想。

文：那可不行，老爺把田契交給我保管，是不許任何人經手的。

楊：少爺又不是外人。

文：老爺因為不信任他，才叫我負責：他拿去要是出什麼岔兒，我可擔當不了。（說罷

向右門欲下）

楊：少奶奶！不管怎麼樣，他是老爺的兒子，出了岔兒，也不會叫咱們擔當的。快我
瞧，還是給他帶去吧！

文：（思忖）他準又沒安好心，我不能這麼作。

楊：可是，他一定要哇。少奶奶！

文：就說我不敢作主。

楊：（爲難）不成。少奶奶！您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氣，他說怎麼樣，就得怎麼樣，現在我

清 風 明 月

不給他帶去，等會兒他還回來拿。少奶奶。您就馬路點得準，真正是他的家
的東西。

文：（猶豫一會，毅然地。）好罷，讓他去！橫豎我也不打算承繼這份產業。（向右下）

楊：（收拾簍子裏的東西。）哦，好像還忘記了什麼？（想了一會）噢！，要一隻茶杯。（

點點拿了隻茶杯放到簍裏。）

文：（持一紙包。與一封信上。）拿去吧。老楊！這是十個烟炮子。信封裏是田契。告訴
他看完就交給你帶回來。

楊：是。（接過來收入懷內。）要是馬上不回來，您可別怪我呀。少奶奶！

文：最好是帶回來。你就說我怕老爺知道了要生氣。

楊：是！（下）

文：哼！關在監牢裏還不安分。（說罷走向左門，剛推門。周雄正向外走。）怎麼？爸

爸！您想出來坐坐嗎。（扶他）

雄：「也是的。晚在屋裏聽得雨的聲音，走到天井邊上，就聽得雨聲。」

文：「……」

文：「不……」

雄：「……」

文：「……」

雄：「……」

文：「……」

雄：「……」

文：「……」

雄：「……」

文：「……」

雄：「……」

清風明月

王夫

雌：

雄：（點案。）一點不錯！一點不錯！

文：剛才爸爸找老楊幹什麼？

雄：就是要他陪我到花園去。怎麼，他到大處那裏去，還沒有回來嗎？

文：沒有。大概就要回來訂了。

雄：（轉爲憂慮。）省政府方面，還沒有回電嗎？

文：不知道。我想一定還沒有。要是有了，縣長會來告訴我們的。

雄：希望很少！希望很少！（這下不勝傷心。）

文：不要難過！爸爸！也許能夠好轉呢！

雄：（搖搖頭。）良久嘆了口氣。）唉！我難過的倒不是捨不得大成；而是難過我幾十年教

育他的心血白費了，自從你的慈母去世，我就全幅精神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希望他

；成爲一個有用的人。希望他能作出一些偉大的事來，萬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的不是

這，這樣的自暴自棄。自然，我也有錯誤，就是我不該這些年，把他放在我的身邊；我不該使他生活太優裕。現在還說什麼；說什麼都來不及了！

文：一個人的墮落，不一定是環境的影響，天生的性格，也有很大的關係。

雄：你的話不錯。大成的時候就不太憂慮了。只知道化錢。記得你的整母還說過，

她說：大成將來準是一個「敗家子」！現在果然給他講中了。唉！連敗家子都沒有

啦，我周雄恐怕是要斷絕後了！（言外有悲感。）

文：不要這樣想。爸爸雖然您自己生的，只有大成一個兒子；但是別人生的，由您收

養；像孤兒院的那羣小孩，不也等於都是您的兒女嗎？他們將尊敬您；愛護您；如

同尊敬，愛護他們的親父母！事實上，也唯獨這些不幸的孩子們的感情，才是最真

誠，最純潔的！爸爸，等您的健康恢復了，我幫助您再多創辦幾個孤兒院，多收養

一些苦難的孩子，他們不但能夠安慰您，而且能夠報效國家。因為他們是知道上進

的。

李：（坐）令郎的事一發生，本會就向縣政府遞呈稟狀，希望縣長審慎裁判，因為我們大家都不相信令郎會有這樣的行為。

雄：不，李委員！兒子是兒子，我是我；我的行為，不能代表兒子的行為；正像兒子的行為不能代表我的行為是一樣。不過，我也有責任，因為我教之不嚴；因為我看不見；所以今天造成這麼大的家醜，我實在慚愧的很。

李：不，周老先生！社會上絕沒有責備您的意思，您平時為人的清高；仗義；是我們大家所深知道的。我敢說任何人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減輕對您的尊敬。

雄：唉，真是太過獎了。近來河南戰事緊急，到難民很多吧？

李：每天都有。因此，本會預備多添設收容所。同時一面正籌劃一個大規模的試驗農場，好分發他們去從事生產工作。

雄：好的很！好的很！如果經濟上還需要我或我的諸弟一定盡力捐助。
李：老先生，您的攝政王本會都向樂民公佈過，他們感激得流眼淚！當然以後還需要老

先生的指示，和支持。

雄：沒問題！沒問題！只要我腐雄有飯吃，大家都有飯吃。這兩天，我再捐十石穀子。

李：老先生真太慷慨了！社會上財富的人，並不太少，可是沒有幾個能像老先生這樣樂善好施的。

雄：本來，人對於財富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以個人享受為快樂；一種是以大家享受為快樂；我就是第二種人。我把財產當作身外之物，反正又不能夠帶進棺材裏去；倒不如用來創辦些慈善事業；救濟許多窮苦的人有意義！

李：老先生的話很對！可惜大家不能夠都像老先生這樣想得開，看得透徹。

楊：（慌慌張張地跳進來。）老爺！老爺！

文：什麼事？老楊！

楊：（氣喘喘地）事情越來越糟！

雄：（顯然不安，但勉作鎮靜。）到底怎麼樣了？楊楊奎！

楊：剛才縣長過堂，審問馬百萬，他招出不少不道達。去歷黃連丹不曉得過去也販賣過很多次。因為王縣長要用了少楊的錢所以沒有追問。黃連丹這樁王縣長給學生從現在發去款項，他出面證明說錢款都係從黃連丹來。因來少楊想王縣長要黃連丹錢，就沒事了。

雄：（氣得躁腳）混蛋！混蛋！

文：爸爸！您鎮靜點。（問楊）那麼，後來縣長怎樣發覺的？

楊：縣長又審問少楊，少楊起初不承認，給馬百萬一口咬定，少楊想只好招了。縣長就立刻傳令給錢馬百萬。

雄：該給錢！該給錢！

文：（問楊）少楊呢？

楊：縣長說下午判決，因為要候省政府的回電。

李：也該縣長有幫忙的意思。

清 風 明 月

維：不，我不能讓縣長爲這樣一個不長進的人殉私賣法。想想看吧，多麼胆大；竟然一車地印知法犯。代表人等化我的同胞。嗚！文玉！這些事難道你一點也不曉得嗎？你們是夫婦，他的一舉一動，你都應該注意，你怎麼能夠不聞不問呢？（言下怒不可遏）

文：我一點也不知道，爸爸！您想，我白天出去救書；晚上他又總是不在家；直到夜深才回來。就說他抽煙吧，我還是最近才發現的。常常看見他同馬百萬舅舅一起鬼鬼祟祟的，但絕沒有料到他會幹出這樣犯法的行爲；他的脾氣又壞，不問他則已，問起他來，便要吵架。所以上次逼的我決心要同他離婚。（說罷很委屈地啜泣。）

維：是的，文玉！我錯怪你了。其實我應當向你抱歉才對。因爲是我誤了你的終身，讓你嫁了這麼一個無厭和的東西！（轉念爲悲，語氣漸走向哀怨。）李委員對不起，我心裏亂的很，想進去休息一會兒。入老子，經不起這麼大的事變了。（匆匆而

李：老先生請便吧！身體要緊，不要太傷心！（走過來扶着他。）

雄：文玉！陪李委員談談，讓楊潤奎扶我進去。

文：好的。爸爸！

楊：（扶雄下。）

李：唉！老先生這樣好的人，想不到會遭遇這樣不幸的事！好吧，我也要告辭了。（走

向出入門。）

方：（與李打個照面。）噢！李委員在這兒。（說着向裏走。）

李：縣長來了，有什麼消息嗎？（也跟着轉回來）

方：（過視一週後，憂鬱地。）文玉，老將軍醒了嗎？病好些沒有？

文：爸爸剛進去休息啦。病比前幾天好些。怎麼樣？志高！省政府有回電沒有？

方：還沒有。（坐桌旁）馬百武已經給我槍斃啦。他供出來，周先生不但這次販賣鴉片

，而且過去也有幾次。不但販賣鴉片，而且吸鴉片。這是兩重罪狀，因此，

文：（打斷他講下去。）你的意思是：這麼一來，問題就很嚴重是不是？

方：是的。證據真實，很難挽救。而且前任王縣長也不能脫去關係，我已經電請省政府下令通緝了。

華：縣長稽測，省政府的回電，是不是樂觀呢？

方：很難說。

衛：（匆匆持電報上）縣長！電報。

方：（接電報拆閱，徘徊思慮，很為難。）……

衛：報告縣長！上午給錢的馬百萬，他家裏的人剛才到縣政府喊冤，說縣長不公道，販鴉片的主犯是周大成無不認罪，倒先辦了馬百萬，他們不服。我來的時候還正在那裏鬧呢。

方：唔。我知道了。

衛：（下）

文：（照張，鬆鬆。）是省政府的傳電嗎？

方：是的。（給文玉）

文：（念電報）「電悉，酌量處置。」

李：那麼！縣長有停薪的餘地了！

方：因為這是根據以前我的報告，關於今天上午的口供，省政府方面還不知道，所以回電意思很活動。但是事實是這樣，我想我有責任本諸良心公理來裁判這個案子。否則我也無以對馬百萬的家屬。噢，文玉，你覺得我應該怎麼辦呢？

文：我不便參加意見。

方：假如我依法裁判，你不會恨我嗎？不會恨我鐵面無情，不顧友誼，不講面子嗎？比如爲了你，爲了老將軍，我可以徇私開赦，然而我沒有。

文：（默而地）我不是老早告訴過你嗎？公事公辦。友誼是友誼；法律是法律；我絕沒意思要你拿友誼賄賂法律。

方：（喜）我很佩服你的理智，你給了我一個可以決定的勇氣，你使我躊躇了許久的問題，今天得到了答案。文玉！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正如蘇東坡在《赤壁賦》裏所說：「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語雖這麼說，但我却是最重「友情」的人，如果照你的意思，友情都不足以賄賂法警，那麼其它的條件，就更談不到了。所以，現在我交還你一張田契——一張四十畝地的田契，和一萬元的現款。（說罷自懷中取出一個信封，及一扎鈔票遞給文。）

文：（接信封與鈔票，驚惶地。）我也很佩服你，志高！你是個不貪財，不受賄的清官！雖然，你這樣做，斷送了我丈夫的一條命；但是站在國家的立場，我還是願意你這樣做！（同李）李委員，你以為我的話對嗎？或則您會覺得我有些矯情嗎？

李：不，趙女士！我很相信您的話，而且同意您的話。假如中國的官，都能像方縣長這樣清廉，守法，那麼中國的政治前途也就光明了。

方：（不答。走向文）嚶，文玉，記得我第一次來，你告訴我府上有電話，現在我想借

用借用。

文：好的。（勉強穩靜地，領他到電話機處。）

方：（搖耳機，鈴響。）「喂，接縣政府——縣政府嗎？——請彭主任秘書聽電話——」

我是縣長呀。——彭秘書嗎？——是的。請你馬上將周大成槍斃——對——」（掛上

。）

李：縣長！（大驚失色。）

文：（難過地捧住頭，伏首桌上。）

方：（走向文，安慰地，拍其肩。）文王！

雄：（忽然扶榻出現於左門口，臉色慘變，沉穩地。）辦得好！辦得痛快！

方：（怔，急趨前。）老將軍，您是在責備我嗎？噢，原諒我使您這樣傷心！（激憤地

，拉住他。）

雄：（顫慄地）不，方縣長！我一點沒有責備您的意思！而且我非常佩服您的廉潔，您的

清 風 明 月

六七

果斷，你應當這樣作！（繞至向前。）文玉！

文：（聲音悲楚，走過去。）爸爸！

母：（她的臉，將去地的淚。）不哭，文玉！不哭！讓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履行新的計劃

——去，去把我那箱份四十歐地的田契拿出來。

衆：（面面相覷，不解其意。）

文：（拿回箱門鎖匙。）

衆：（紛紛走下。）

母：（欲坐）老爺！（扶椅坐）

衆：（紛紛翻閱舊女的汽車票。（懷內取鈔票與之）

衆：（低聲）

母：是！（接鈔票下）

方：老爺！您不願意在這裏住下去了？

雄：「我！我起程文玉到蘇安去散散心。」

方：（感動地）可是，您還有病，您經不起這長途的奔波！

李：是的，老先生！您這應當靜養一個時期。要不然，恐就到鄉下染住住哥嗎？

雄：不！不！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的病已經好了！說不定我還同文玉到前方去看看。

方：到前方去？

雄：您放心，方縣長！我不會去當硬友的，我還要再活二十年！（苦笑）

文：（捧田契上，是向雄前，遞給他。）爸爸！田契拿來了！！

雄：（接過來，一手執一契。）李委員！

李：（遞前）老先生！

雄：這是一張四十畝地的田契，請您收下，留作救濟難民用。（以田契遞給他。）

李：（接田契，感動欲泣。）老先生！我，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我只有代表本會同仁以及所有難民，向您致敬謝禮！（行禮並熱熱握雄手。）

清 風 明 月

雄：沒有什麼。這樣作，才能夠安慰我的心！安慰我的靈魂。方縣長！

方：（趨前）老爺軍！

雄：（以與吳之。）這也是一張四十畝地的田契，請您收下。但要聲明：絕不容任何賄賂的作用。因為早上，文玉勸我多辦幾所孤兒院，收養別人的子女；就無異是我自己的子女；所以我想借重您的大力，代我主持這件事；專收養那些戰區流亡，無父無母的孤兒。方縣長，您和文玉是同學；又是好朋友；想必不會拒絕我的請求吧？這樣不但是幫了我的忙，而且是幫了許多可憐孩子的忙。倘然，將來能夠從這羣孤兒裏面，桂國家造就出幾個人來，那末也不枉費了我們的培植一場。方縣長，您覺得我這樣作是合理嗎？（言次微笑。）

方：（恭敬地接田契。）您這樣作。不但合理，而且偉大！不過，您自己可就未免太苦了！

雄：您是說，怕我自己沒有飯吃了嗎？噢！不，我一共有二百畝地；先後捐去了一百五

子敏：現在還剩五十畝，也足夠我後半生的吃用了。

方：這些田畝，全是您辛辛苦苦購置起來的，您似乎應當多留下一些自己享受才是。

維：（慷慨地）維：我一生最喜歡。不是嗎？文玉！

文：是的。爸爸您一定也喜歡了。

方：（激動地）好吧！我決定在最短期間完成您的志願，替您把孤兒院辦起來，替您多多搜

集一些無父母的孩子。

維：謝謝您。方縣長！

楊：（持槍上）（持槍上。）老爺，軍警買好槍，馬上就要去，因為就快開事了。

維：好！我們就走吧。文玉！結婚來。

文：不要帶點東西嗎？爸爸！

維：來不及了。

楊：老爺！我呢？

雄：你留在家裏，（從懷中取一扎鈔票。）這是一萬塊錢，你拿去替少爺辦後事。我更多
出去一年半載，就要回來的。

楊：是！（接鈔票威然。）（這時遠遠傳來清晰的槍聲。大家愕然。）

文：（兀地撲向雄懷，失聲而哭。）爸爸！

雄：（抱文玉，老淚滂沱！沈痛地。）他，他安息了！我們，也該走囉！（慢慢走向出入
門外。）

文：（強忍悲苦，隨雄出。）

方：（低聲叫。）再見，文玉！

文：（回顧方，欲言又止，毅然下。）

方：（默默趨至門前，看看他們的影子消失。）

幕下

三三、臨晨前五日，夜脫稿於陪都。

清風明月

定價

3.00

3.00

3.00

著 作 人 趙 清 閣

發 行 人 唐 性 天

發 行 所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
北碚南京路十一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X

2371

260.00

叔
叔
叔

Parker

平
中

Parker

Parker

Parker

246

00

正
中
246.00